



踏雪巡逻。



雪中执勤。

祖国西北阿尔泰山，初雪过后，新疆军区红山嘴边防连便早早进入了漫长的封山期。从每年10月至次年5月，长达8个月的冰雪阻隔，使这里成为全军封山期最长的边防连队，“雪海孤岛”之名远近皆知。

然而，与许多人想象中单调、孤寂的守哨生活不同，今日

红山嘴并不寂寞——舞台的灯光刺破漫漫长夜，家乡的味道消融缕缕乡愁，温室的绿意对抗着苍茫风雪，知识的星火在哨所间传递。

时代的脉络延伸至此，精神的灯火点亮哨所，在“时间仿佛放慢、岁月被拉长”的封山时光里，今日红山嘴官兵，用创意对抗单调，用

温暖抵御严寒，用乐观向上注解奉献坚守，将昔日孤独的守望，过成了有阳光、有乐趣、有追求、有价值的“雪海孤岛”变成了生机勃勃的“精神绿洲”。

年终岁尾，又到大雪封山时，让我们品读红山嘴官兵的守哨新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

云端「花」开

■ 宋伟坤 米久江

大雪封山，红山嘴并不孤寂

■ 张辰欣

吃下去的是味道，涌上来的是暖流

如果说舞台是精神的盛宴，那么炊事班升腾的烟火气，则是抚慰心灵的暖流。

炊事班班长、二级上士梁栩铭一年四季的战位，都在方寸灶台间轮转。梁栩铭手机里珍藏着一张照片：一年春节，风雪导致光伏供电不稳，冷藏库停止工作。一时间，他着急了：“冷藏库中储存的都是鲜肉鲜菜。”连长立即组织官兵接力将物资转运到临时搭建的帐篷。“那一夜，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了过冬物资，我才睡了一个踏实觉。”梁栩铭说。

封山期最大的挑战，莫过于过冬物资源保障。近年来，上级为连队安装了冷藏库、新建了保温菜窖，但让蔬菜保持新鲜，哨所官兵有妙招：在保温菜窖中，土豆和洋葱分层铺放，中间隔上干草；萝卜埋在湿润的沙土中，随时检查是否糠心；大白菜用旧报纸包裹，直立存放……

“腌酸菜时，将酸菜铺平，撒少许白酒和冰糖，口感脆，放不坏！”梁栩铭如数家珍。这些源自实践、口口相传的冬储妙招，是时间与经验凝结的“封山秘笈”。

最令战友心头一暖的，莫过于“红山厨艺大比拼”：每逢节日，各班需用现有

食材制作四五道家乡菜。战士们纷纷走进后厨，操作间里蒸汽氤氲，电磁炉、烤箱、空气炸锅满负荷运转。

立冬那天，一场比赛在各班之间展开。四川籍中士李维为大家准备了一道“煸炒辣子鸡”，他始终珍藏着大雪封山前父母从老家寄来的一包花椒，对大家说：“这个麻味才正宗。”另一边，战士艾孜买提在和面时掺了少许奶粉，他说：“这样烤出来的包子皮更酥香。”

梁栩铭从“掌勺人”变身为技术指导，穿梭在灶台间，时不时提醒大家：“油温够了，快下锅”“烤包子皮别擀太薄，容易破……”

当各色菜肴摆满食堂的餐桌，“评委”们细细品尝，“主厨”们如数家珍地介绍自己家乡的味道。

那一刻，五湖四海的味道在舌尖汇聚，驱散了凛冽的寒风，更冲淡了战士心头的一缕乡愁。“一口家乡味，此处是吾家。”梁栩铭感慨道，“战友们吃下去的是味道，涌上来的是暖流，把‘雪海孤岛’当成另一个家。”

守哨的温暖，也体现在司炉工、二级上士吴建华日复一日地守护中。他每夜都会按时起床、巡检锅炉，用手触摸管道感知温度变化。

“锅炉就是冬季哨所的‘心脏’。”吴建华说，“有它在，宿舍温暖如家，战友们睡得更香。”朴素的话语，如同炉膛里不

熄的火焰驱散严寒。

时间在这里放缓了流速，更利于扎根成长

大雪封山，隔绝了山外的世界，却阻挡不了绿色的扎根，知识的生长。

种植员、上等兵马嘉伟守护的温室大棚，是这片白色世界里倔强的绿洲。去年春天，他这个“城市兵”第一次拿到老兵移交的“种植笔记”时，里面密密麻麻的记录让他茫然许久：土壤酸碱值、光照时长、温差记录……

让绿色扎根，是全连官兵的梦想。过去封山不久，连队储存的绿叶菜就会消耗殆尽。入冬吃上新鲜蔬菜，成了一茬茬种植员的使命。如今，在马嘉伟的精心培育下，播种在温室大棚的蔬菜扎下根来。

马嘉伟学习老兵留下的“种植笔记”，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幼苗：每天记录温湿度，给黄瓜人工授粉……他续写的笔记越来越厚，成功与失败都记录在案：第一次种油菜，水多了烂根；第二次，学会“见干见湿”……

最让他骄傲的是种活了苦菊。他将这段经历带上“红山小讲堂”，将自己的成功经验倾囊相授：“苦菊种子比芝麻还小，要和细沙混匀撒播，覆土不能厚……

总之，一颗种子就是一个希望。”

“时间在这里放缓了流速，更利于扎根成长。”红山嘴边防连的“红山小讲堂”，是经验分享会，更成为岗位技能的传承平台。在这个平台上，机房值班员讲解如何在天线结冰时维修设备、恢复通信，军马饲养员传授治疗军马腹痛的诀窍……

知识是流动的。哨所官兵开展“红山卫士剪报”“红山读书分享会”活动，让一本本剪报与读书感悟，自发在官兵间传阅。一种静默而强大的求知氛围，在哨所弥漫。

温暖亦是流动的。马嘉伟看着自己种出的苦菊被端上餐桌，官兵们吃得津津有味；军马饲养员、一级上士黄国英看着自己带出的“徒弟”，料理马匹越来越熟练，他们心中的温暖足以驱走严寒。就像他们说的那样，“我们种下的不仅是蔬菜，传授的不仅是技能，更是一种扎根于此、生生不息的力量。”

星河之下，哨楼之上。执勤战士仰望星空，守哨决心更坚定。大雪封住了通往山外的道路，却封不住今日哨所绽放的光芒、流淌的温暖、扎根的绿色。

“因为大雪封山，岁月变得漫长，即使是极致的孤独，也能被饱满的集体生活和精神追求所消解。”连队干部说，守哨的日子，因创造而快乐，因奉献而有价值，因守望而不凡。昔日的“雪海孤岛”，如今已是多彩的新哨所。

喜马拉雅山脉北麓，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5592哨所屹立于群山之中。

这里是风的王国，雪的故乡——年均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，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，大风一年要刮200多天，就连雄鹰也不愿光顾这里的天空。

海拔5592米的云端，色彩被简化。视野之内，只有褐色山脊与皑皑白雪延伸到天际，哨所官兵心底对绿色生命有着近乎执着的渴望。

休假归队，大家的行囊里总装着从家乡带来的各种花草种子。小心翼翼打开包裹后，大家便把它们种植在阳光棚内。

官兵下哨后总是先到阳光棚站一会儿，那一抹抹绿，仿佛能洗去一身疲惫。养护这些花草可不容易——浇水，心里要有数，浇多烂了根不行；松土，动作要轻柔，碰伤了根也不行……战士们每天重要的事就是给花盆换个位置，让每片叶子晒到阳光。

这里的冬天不讲情面，5592米的海拔高度，让绿植也出现“高原反应”：随着天气转寒，绿色从叶尖开始褪去，叶片渐渐变黄、蜷缩，最后掉落在地上。

不见绿意，大家心里空落落的。一天晚饭后，哨长周鑫说：“咱们用彩纸制作四季常开的‘花’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兴奋起来。

当晚，学习室的灯亮了起来，彩纸、剪刀摆了一桌。中士罗旭峰是训练场上的标兵，面对这个“任务”却犯了难。一剪刀下去，纸片歪歪扭扭，他挠头苦笑：“这可比3公里跑难多了。”

一级上士孟建深见此情景笑了，他举起手机对大家说：“我女儿在学校参加了剪纸学习兴趣小组，请她给你们支支招？”视频接通了，屏幕那端，小军娃绘声绘色地教大家剪纸技术。

屏幕这边，一群高原汉子坐在桌前，粗粝的手指捏着彩纸，小心地使用剪刀。窗外寒风依旧，室内流淌着暖意。

渐渐地，一张张纸片在战士指尖变成了花朵的形状。一朵、两朵……虽然质朴，却饱含心意。他们走进阳光棚，小心翼翼地将“花”系在枯枝上，红的、粉的、黄的“花”竟相绽放，点缀着皑皑雪原。窗外风仍在嘶吼，春天却仿佛在屋内降临。

那天，老兵杨再远在离哨前一天，独自在阳光棚待了许久。他将几朵有点松动的“花”默默粘牢，还精心制作了一朵结实的“花”，并在纸上郑重写下一个心愿：“期待哨所来年春暖花开。”

杨再远没有多说，只是拍了拍接替他岗位的上等兵杨文宇的肩膀。杨文宇看着班长留下的“心愿条”，眼圈红了。所有的嘱托与传承，都在这一刻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交接。

新兵唐兴在初次巡逻前制作了一朵“花”，悄悄在其中一片花瓣背面写下一句话：“身后是家，脚下是国。我一定守好自己的战位。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心中有了想说的话，官兵们便会来到这里添一朵“花”，写下属于自己的心愿。每一朵“花”，都是一颗赤子之心的袒露；每一行字迹，都是一段青春热血的铭刻。这片“花园”，也日益繁茂。

风还在吹，雪还在下，哨所官兵们以忠诚为瓣，以青春为枝，以传承为根，让心中的“花”盛开在海拔5592米的云端，更绽放在大家滚烫的心田。

“定制物资”送抵雪哨

■ 陈玮婧 张照杰

“台阶，总算能放心走了！”西藏军区标沙拉错哨所二级上士陈洁踩着台阶稳步走向观察哨，双脚踩在防滑贴上十分踏实。他回头望了一眼正在卸载物资的运输车，开心地笑了。

一场风雪过后，海拔4600多米的哨所驻地即将进入封山期。赶在封山前，一批“量身定制”的物资补给送抵雪哨。

今年，团机关到基层调研，了解一线困难。机关干事孙鹏杰在前往标沙拉错哨所途中遭遇风雪，在哨所蹲点多日，与官兵近距离相处，倾听基层困难。

一夜狂风嘶吼，寒气从门窗缝隙钻进来。孙鹏杰与二级上士宋明建同住一屋，半夜听见这位老班长翻身时轻微的叹息声。“我有椎间盘的老毛病，这护腰却短一截……”老兵的一句话，让孙鹏杰心头一紧。

翌日清晨，孙鹏杰看见陈洁和几名战士站在观察哨的台阶上，小心翼翼地铲除冰层。吃饭时，他还听见炊事员、上等兵刘巧刚与战友感慨，冬季餐桌单调、高压锅炖肉总是炖不烂……

“无言战友”告别军营

■ 袁丽波 王 淌

“军犬‘小贝’忠于职守，默默奉献……即日起退出现役。”前不久，北部战区陆军某连营中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退役仪式。连长宣读完毕，大家为军犬“小贝”披上了大红花。

看着身旁的“无言战友”，军犬训练员王文博眼眶发酸。在黑龙江畔的哨所里，“小贝”已服役整整10年。

得知消息，已经退伍返乡的第一任军犬训练员沈心杰专程打来电话。那年，沈心杰把“小贝”接回连队，带着它熟悉连队生活，执行巡逻任务。“小时候它毛茸茸的，对什么都好奇。”沈心杰在视频电话中笑着回忆，平日里活泼的“小贝”训练时格外专注，只要命令未下，不论是草丛还是雪地，它都如石雕般“定格”。

沈心杰离队后，王文博成了“小贝”的训练员。巡逻路上，“小贝”时刻保持警惕，指令发来，它便如离弦之箭跑到队伍前面。夜间潜伏，

官兵们静卧雪中警戒，“小贝”默默趴在一侧，陪伴着大家一起坚守。

令大家记忆犹新的一幕，发生在那年深冬。那次潜伏正值大雪，数小时后，官兵们发现“小贝”在雪地里挣扎却站不起来。“走近一看，它的后腿冻僵了，却一直硬忍着。”王文博语调里满是自责。后来，上级专门为“小贝”特制护腿棉套。

夏天也有守哨的难。江畔夜晚蚊虫肆虐，“小贝”腿上常被叮咬，官兵们又亲手为它缝制了防蚊罩。10年寒暑，守哨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战友离队前，总要搂着“小贝”合影。

当年活泼的“小贝”年龄渐长，成为大家口中的“老贝”。退役前夜，王文博在军犬训练日志上郑重写下：“10年戎期，今日圆满。感谢有你，我的‘无言战友’。”

月光洒进犬舍，“小贝”安卧其中，偶尔动动耳朵，仿佛在梦里，还在聆听巡逻路上的风声。

